



春色满园 杏影诗魂

□马星辉

叶绍翁本是李姓,出身官宦世家,其太公李充与祖父李颖士都是北宋进士,祖父李颖士官至刑部郎中之位。这样厚重的家族底蕴,以及村里的崇文敬学的风尚,深深地影响着儿时的叶绍翁。他常坐在屋前的老树下,捧着书本吟诵。有时遇到难懂的词句,就跑到村里的应迹寺,向在此苦读的徐氏子弟请教。

叶绍翁后来进城读书,从殿后村到城关有十多里路。每次往返,叶绍翁都会格外留意路边溪流、山岭的景致:春天的野花、秋天的落叶、夜晚农户家的灯火,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思乡时反复追忆的画面。

叶绍翁最爱春日里的杏花,每到杏花盛开时,他就会约上邻家伙伴,钻进开满杏花的园子,看花瓣如雪般飘落。有一次,他们发现村东头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几株杏树枝繁叶茂,枝头的杏花都快探到墙外了。那枝出墙杏的模样的深深印在了他的记忆里,这也成了后来他写下《游园不值》的灵感来源之一。

后来叶绍翁祖父因受政治斗争牵连罢官,为保全子孙,不得不将叶绍翁过继给好友叶家。叶家为保护他,举家迁至龙泉深山隐居,他也从此改姓叶。年少的叶绍翁虽未必能懂得朝堂纷争的险恶,却能感受到家里氛围的变化。父亲不再时常展露笑颜,对着朝廷发来的文书叹气。这些模糊的记忆,让他体会到世事的无常,官场的险峻。也让他在日后迁居浙江后,对这片故乡土地更添了几分牵挂。其《游园不值》《烟村》等名篇都饱含着诗人对祖籍地殿后村的记忆与情感。

红杏世误

或许世人多以为,“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与女子有关,与女子怀春有关?说来也是,闽北的女子清纯淳美,有着被武夷山脉秀气、清泉澈养出来的灵秀,尽透着一种自然美的莹润。尤其是浦城女子,除却常年被武夷岚气、溪涧灵水所滋养之外,还因为浦城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所熏陶。这种文化与水土所滋养出的女子,肌肤带着天然的清透感,有着从山水间浸润出来的美丽与鲜活。因此闽北对漂亮女子的赞美词中,有“一浦、二瓯、三邵武”的说法。毫无疑问,作为诗人的叶绍翁也是对家乡的女子有着由衷的赞美。然而究起来,他的“一枝红杏出墙来”与“女子怀春”毫无关联。查阅史料和相关文献,叶绍翁的社交圈子多是文人、理学家或隐士,均为男性。其社交与人生轨迹的记载中,完全没有对应女性知己的人物与故事。《游园不值》中,诗人完全是描摹春日生机勃勃的自然之景,是为了表现被柴门锁住的庭院里,春色藏不住的蓬勃生命力。诗里的“红杏”就是纯粹的自然景物,传递的是对春光的惊喜与赞叹。把“红杏出墙”比喻为女子出轨,只不过是后人基于“墙”的阻隔意味和“红杏”的艳丽意象,进行的二

次文学联想罢了。

值得关注的是叶绍翁的身世,为诗人增添了悲情与坚韧的特质,让他的咏史怀古诗不再是单纯的怀古,更饱含个人身世的隐痛,使其形象超越了普通的江湖诗人,多了份历经世事沧桑的厚重感。

夕阳西下,田野朦胧,我坐在徐氏三贤纪念馆门前久久不肯起身,感受着殿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带经堂匾额下,“德业相助,过失相规”的家训熠熠生辉。这时,雾霭中的乡道上忽然出现一个少年乡童,身着一身青布短衫,尽是一副未脱稚拙的模样。他就是孩提时代的叶诗人,偶见篱笆落花,便蹲身轻拾,藏入书页作书签,满是对世间草木的好奇……转眼间,少年化成了一个俊逸的青年,他显得有些神情忧郁,衣衫染尘,腰间佩着一柄旧剑,眉峰锁着世事的沧桑。夜深人静之时,他在客舍灯前,怀揣着对仕途的期许与抱负。握笔蘸墨,将江湖风雨、故园乡愁凝于笔端,眼眸中燃着不灭的意气。官场的蝇营狗苟让他大失所望,但他并未沉沦,转而以诗为刃,以笔为媒,写下针砭时弊的文字。此时的他,是心怀家国却屡屡碰壁的失意官员,更是逐渐形成独特风格的江湖派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坚守着心灵的高地……不一会儿青年的诗人化成了晚年归乡的模样,鬓发如雪,身着素色布衣,倚柴门远眺。看庭前花开花落,听檐下燕语呢喃,昔日锋芒尽敛,只剩眉眼间的温润平和。兴至时扶杖寻杏,遇邻人便浅酌闲谈,他的诗中皆是岁月沉淀的淡然。他早已褪去了青年时的仕途执念,成了一位身形清瘦、须发染霜的老者。他常穿素色布衣,要么在湖边垂钓,与鸥鹭为伴。他给自己取号“靖逸”,老年的他远离官场喧嚣,对世事看得愈发通透,诗句里满是“憔悴风姿今钓叟,痴心犹望故人书”的淡然与温情。在晨钟暮鼓、四季流转中,叶绍翁活成了淡泊名利、潜心著述的隐士,将一生的感悟都融进了文字与诗行里。

乡野文脉

此次,南平市文联、南平市作家们走进殿后,携文学资源下基层,共同探寻乡村文化魅力。可以说是殿后村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殿后村自然风光秀丽,更以“一枝红杏出墙来”等文学符号彰显人文底蕴,于风物沧桑中散发出不息的诗意。

意犹未尽、情未尽。田野中有一阵微风拂过,眼前是一种难得的空灵与明净,岁月沧桑,时光流逝,千百年过去了,殿后村因为有独特的人文历史作支撑,一切都鲜活灵动,丰盈饱满。它没有惊涛拍岸的磅礴气势,亦无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却在一草一木的呼吸中,风过生香,雨落成诗,文脉润乡野。我感到时不时有一股浓郁的诗香飘逸而来,未细细品闻,已觉身微醺、心微醉。

殿下红杏

诗人叶绍翁千古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总是让人联想翩翩,生发出许多美妙的故事来。乙巳年冬月,作家们走进叶绍翁的家乡浦城县殿后村,寻觅诗人“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文化密码。

虽是小寒时节,但不觉寒冷,恰似早春的微风拂面,令人惬意。放眼望去,千亩田畴已褪去了稻浪的金黄色,土地袒露着深褐的肌理,尽情享受着阳光的照射。溪涧的清水放缓了脚步,水面上氤氲着一层薄烟似的云雾。冬日的殿下村裹着一层清冽的静美,蓝天白云,村落溪流,小桥草木,相映成画。

行至村口,一只毛色油亮,胖墩墩的小黄狗在小桥头蹲着,朝我们友好地汪汪吠叫着,尔后撒着欢儿带路前行。但见村中青瓦民居散落,黑瓦青黛、干净整洁,木门上的红对联与灰白的砖墙相映,形成和谐的反差,自然朴实,赏心悦目,为殿后村的冬居图增添了几分乡间灵动。此情此景,我似乎看到了当年叶绍翁《烟村》诗中“隐隐烟村闻犬吠,欲寻寻不见人家”的幽静感,以及“桥断溪回处,流出碧桃三数花”的村野景致。当然,在叶绍翁的诗中,最值得推崇的还是《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相传此诗是叶绍翁回乡省亲时所作,他在春日里探访故旧家园,见到农户庭院栽花植木的欣欣向荣景象,诗兴油然而生,便有了“小扣柴扉久不开”的宅院场景,以及“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春日景致。这首诗不仅是诗人对故乡庭院春色记忆的升华,更饱含着诗人对祖籍地殿后村的记忆与情感。

故园诗韵

殿后村原名李子坪村,后更名为殿后村。驻村干部、文化特派员介绍说:“这和名人的文化历史遗迹相关。”殿后村是南宋“一门三宰辅”徐应龙、徐荣叟、徐清叟的成长地。徐应龙去世后葬在村中的应迹寺,这座寺庙曾是徐应龙的读书堂。徐氏父子三人在南宋朝廷身居高位,有着极高的声望,村民们便将李子坪更名为殿后村。这既体现对当地名士的尊崇,也承载了村落的人文记忆。当然,对我们这些作家而言,更看重的是“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韵,它让村落的名字多了一层令人起敬的文化厚重感。

武夷岩茶

原来每一缕茶香
都有若即若离的爱
岩韵与仙女的盟约
向寻诗的书生
和欲罢不能的善意
那么亲
那么远,那么近
突然撞进青花瓷的凝望里
是拈花不语的袖中影
像带着年味的空气
回眸呵出一山烟雨。

武夷岩茶
吮吸过武夷的云乳,
将人间清欢披在肩上。
我只敲碎月下的风迹,
任它雾锁千峰,水折九曲,
转身步入嶙峋的经脉。
直至瓦釜中苏醒的雷鸣,
治愈所有怯生生的鸟鸣。
我循沙哑的风声路过,
只舀半瓮玉液烹茶,
莫提经卷。今夜,
读瓦釜中苏醒的雷鸣。
我循沙哑的风声路过,
只舀半瓮玉液烹茶,
莫提经卷。今夜,
读瓦釜中苏醒的雷鸣。

茶垄斜挂,
是神女垂落的碧色丝带,
两种迷途在叶尖相认,
一场薄雾啊
也碰巧来临。
山中物色
轻轻,蛊惑了整座山的春。
岩树、溪光
皆放下戒忍之心
晚霞、炊烟
凝作一滴未命名的晨露。

寻茶组诗

□万重山

茶园

文明用语三春暖
礼貌待人天地宽



观考亭书院

□李文钲

玉枕麻阳水,溪山清邃幽。
考亭瞻俊逸,精舍仰儒流。
道立四书注,经传百代秋。
先贤追孔孟,文脉永长留。

吉林雾凇岛雾凇(外一首)

□王松雄

昨夜江风拂晓霜,千枝玉树绽银光。
扁舟误入瑶台里,疑是梨花两岸香。

长春冰雪大世界

惊叹雪峰入碧霄,犹喜冰雕百态娇。
夜游更恋灯光秀,疑似星河落琼瑶。



凌霄花开(国画) 孟秀珠作

